

灯下漫笔

# 春回大地花会开

张振营

聊斋闲品

## 防疫标语接地气

吴建国

庚子年的春节，一场新冠肺炎疫情侵袭而来，为使广大群众都能及时掌握疫情防控情况，提高防范意识，各地尤其是农村防疫标语纷纷亮相村落街巷，通俗易懂，发挥了宣传鼓动效果，成为抗击肺炎疫情中的一大亮点。

“疫情当前，微信拜年；口罩一戴，福气常在”“出门不戴口罩，等于在病毒里裸奔”“神仙也要戴口罩，疫情不是开玩笑”。这些防疫标语，不管是顺口溜还是对仗句，目的是告诫人们对疫情要慎重，出门必须戴口罩。这种大实话在群众中广泛传播，一看就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鲜明有趣，印象深刻，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亲戚不走，明年还有；朋友不聚，明年再叙”“今天到处串门，明天肺炎上门”。中国是礼仪之邦，过年过节喜欢串门，增加亲戚、好友间的情感。“今年过年不串门，来串门的是敌人，敌人来了不开门”这幅标语以“串门”联谊感情为切入点，“敌人”一词虽说有点夸张，但对于那些在特殊时期闲逛串门的人不失为一种警示，提醒大家宅在家里，不给社会添乱。

“疫区返乡不报告，害家害人，不人道”。改革开放几十年，城乡人口流动量大，这次疫情正逢年过节，回乡与家人、亲朋团聚，几乎是游子的常理之情。作为在外人员，如果知道自己有感染，不配合隔离治疗，还要“执着”地回乡，一旦把病毒传染给亲人，那后果不堪设想。

新冠肺炎疫情源自野生动物，不遵循自然天道，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于是出现了“野味一时爽，隔天医院躺”“野生动物真嘴馋，一时贪吃后悔难”这样的警告式标语。《生命的法则》一书告诉我们，“世界所有生物，无论体形大小，在一切芸芸众生、形形色色生命体背后，都隐藏着悄悄统治着世界，左右着世界的普遍法则”。疫病、生态灾难都是对人类违反生命法则的一种提醒。我们每个人都得管好自己的嘴，若不注意，“恶魔”就会从口而入，这是责任也是义务，是关系到全人类命运、地球生态的重大事情。

“老实在家防感染，丈人来了也得撵”“现在请吃饭的都是鸿门宴”“面对疫情别添乱，在家也是做贡献”等防疫标语虽说口味十足，却十分接地气。在不同地域、范围，由于文化水平和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人们既需要官方话语体系、专家的指导意见，从宣传实际效果看民间语言更不可缺。只是尽量避免“粗暴、武断”和歧视性标语为佳，做到合法合规合人心。

“土味防疫标语”接地气，话粗理不糙，一针见血直戳心窝，看似无情却有情。不仅得到了民众们的积极配合和支持，在微信朋友圈也得到了广泛传播和点赞。如今防疫正处危急时段，每个人都是一道防线，互相督促、自我防范，对他人的健康负责，就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只要万众一心，同舟共济，定能战胜这场疫情，扛过这个冬天。

立春一过，就进入春天了。春回大地，驱走严寒，就会迎来阳光灿烂、鲜花盛开的美好时刻。

这个严寒中的春节，本来是全国人民喜庆的时节，却因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每个人的心理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宅在家里或是隔离期间的人，少部分出现情绪问题，如焦虑、恐怖、失眠等。从1月24日起，武汉市采取封城措施，接着，全国各地确诊病例不断曝出，把人们的忧虑情绪推到了最高潮。汹涌的疫情就像一股寒流让人震撼，让人发冷，感觉这个冬天太漫长。

寒流再强势终究会变暖，冬天再寒冷终究抵不住春风。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如灿烂阳光，扫除阴霾。虽然疫情这个凶魔还没有被完全制伏，但我们还是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在这场战役中，一幅幅鲜活的场面让我们动容。84岁的钟南山院士，老骥伏枥，披挂上阵出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

长，这位在17年前主持制定我国“非典”等急性传染病诊治指南，为战胜“非典”疫情作出重要贡献的老人，他在火车上打瞌睡的镜头，接受记者采访时眼睛湿润的镜头，让人心疼也让人感动，而他那指点迷津一样的话语，让我们对战胜疫情充满信心。李兰娟院士和她带领的专家团队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地研究让我们拉近了战胜病魔的距离。成千上万的白衣天使响应祖国的号召，迅速向武汉集结，他们当中有夫妻，有父子，在人们对病毒避之唯恐不及的紧要关头，他们却成为可敬的“逆行者”，这些人不是不害怕病毒，他们赴汤蹈火的义举是为了千千万万人不再染毒。这些让人泪奔的消息让我们对白衣天使们肃然起敬。人民子弟兵，我们最可爱的人，当灾难突发的时候，他们每每如神兵天降……战洪水、搏病毒、抗冰雪、扑火海，留下一个个“最美背影”“最美睡姿”。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能容纳1000名病人的火神山医院

院从设计到交付使用仅用了十天时间，这是与疫情赛跑的中国速度。随之，这所医院就被军队接管，他们接管的不只是一所医院，更是人民的重托和病患者生的希望。在病毒漩涡中的武汉人自强不息与病魔抗争，千里万里之外的中国人众志成城，也在为他们鼓励加油，许多企业和个人在为武汉捐款捐物。有许多普通普通的河南人也在尽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大年三十，沈丘县42岁的村支书王国辉载着5吨蔬菜，只身赶往火神山医院工地免费送菜。一位河南女导游，组织她的“武汉护城队”，从泰国买足了40大箱防护服扛回国内，直接发往武汉。大年初五，河南洛阳一家家具厂，接到了一笔20万元的医疗柜订单。老板袁先生定睛一看，原来是武汉火神山医院要用的。他立刻接单，并回复：“不用买，我们免费捐赠！”

各地都在实行严格的管控措施，那些医护人员、警察、社区人员更是在管控一线。而在我们身边也在上演

一幕幕感人的事迹。我住的社区业委会的志愿者义务作防疫宣传、联系供应商为社区居民送菜、在社区喷洒药物等。正是奋战在一线的人无私的付出，才能使无数人居家不出，等待战胜疫情。春节待在家里虽然有违走亲串友的传统，但在疫情面前短暂的别离更是为了长久的重逢。父母亲戚电话里的嘱咐和叮咛，反而比平时更温情。

伴随着春风的是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汇成的暖流，这暖流激荡人心，鼓舞士气，最终会化为必胜的勇气和无畏的斗志。疫情是不见硝烟的战场，我们无人能够置身事外。联防联控、群防群治为驱走病毒疫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进出测体温、出门戴口罩、回家勤洗手、开窗勤通风”成为人们的共识。封禁的是疫情，留存的是关爱，我们坚信，只要我们众志成城，就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战胜不了的疫情。

春会暖，花会开。既然春回大地，何惧风再寒。



必胜(国画) 范怀珍

诗路放歌

## 泪水是热的

邵超

泪水，有时候和血一样是热的

比如在庚子年初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日子我常在悲壮之中被一个个场景一个个画面感动着，感动着一次次流下热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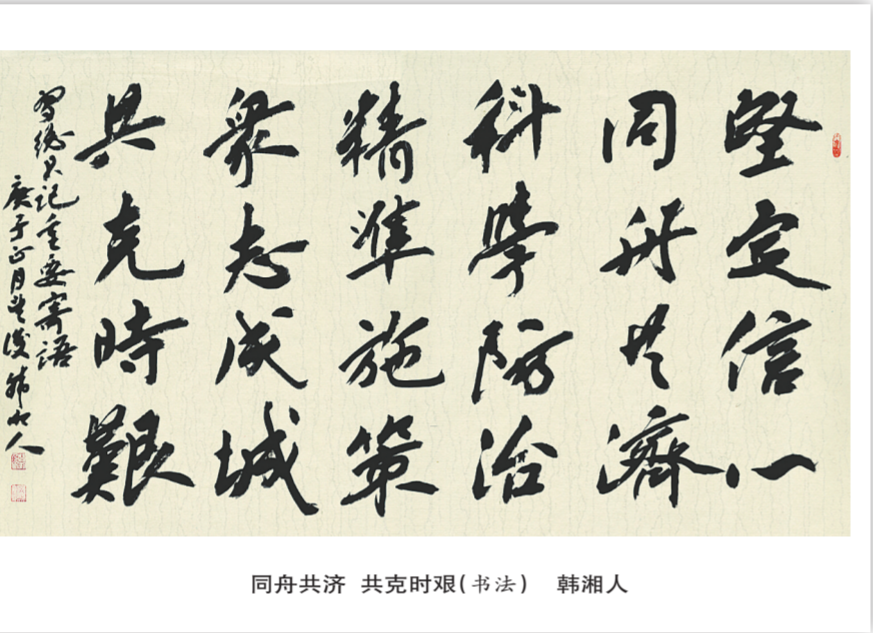
一个拥有千万人口的大武汉因疫情而被一纸封城域内的人深明大义壮士断腕，众志成城与病魔决战与死神抗争——此景此情我眼中怎能不含泪水

哪里危急哪里就有共产党员的身影哪里就有疫情哪里就有医疗队的足迹八十四岁的钟南山，生死逆行率先冲到疫区最前沿——此景此情我的眼中怎能不含泪水

有人高喊一声“我爱你——”为当医生的妻子壮行有人携带孩子的一个玩具出征把一位母亲的儿女情长化作对整个疫区的大爱——此景此情我眼中怎能不含泪水

正牵挂远在南方的老妈老妈却打来电话叮咛——不串门不聚集多锻炼多开窗正为他乡被隔离的朋友担心朋友却发来短信报平安并提醒亲人短信多吃水果，多喝开水，增加免疫力——此景此情我眼中怎能不含泪水

此时此刻泪水，和血一样必定是热的而这热必定滚烫，滚烫



同舟共济 共克时艰(书法) 韩潮人

新书架

## 《路遥的时间》：路遥生命的最后时光

张梦瑶

《路遥的时间》既是关于路遥的传记，也是作者航宇的回忆录，只聚焦路遥一个人的回忆录。真实的路遥有大奖相随，名满天下、衣锦还乡，更有家庭离散、兄弟不睦、病体难愈。他听航宇讲相亲的趣事时敏感地认为可以当作小说的素材，他为了弟弟九娃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托朋友帮忙却难以实现，他因为文学爱好者几乎不间断的到访而难觅安静之地，他为了给女儿一个温暖舒适的家不顾体弱忙于装修，他因为弟弟未能及时来看他而情绪低落，他因为身在北京的妻

子钱被偷走未能及时返回西安而暴跳如雷，他只要遇上雨天或雪天他就会像孩子一样兴奋激动得大喊大叫，他有时候也会发不切实际不顾旁人的孩子气，他生病前后的日子里一直被友情包裹着。

有别于其他路遥传记作品的是，《路遥的时间》截取的角度是独特的，它记录的是路遥生命的最后时光。航宇与其他路遥研究者不同的是，他陪伴路遥走过从荣获茅奖到病逝西安的那段光阴。所以这本书呈现出的路遥拥有更多的人间烟火气。

小小说

## 老丁过年

王宏治

憋，我在家待不住。”老丁到了小区门口，物业公司经理拦住了：“没事不要出去，你没戴口罩更不能出去。”居委会的两三个人也开始劝他。老丁辩了几句，无奈地返回了小区。

到家一会儿，女儿来电话了：“老爸，你出门必须戴口罩！”儿子接着也打来电话：“老爸，需要啥我下班路上给你买，你最好待在家里，就是去医院里转也一定要戴口罩！”估计是老伴儿给孩子们打报告了。

虽然嘴上数落着老伴儿，老丁感觉到疫情的严重性了。他看到院里扯着很多标语：“口罩还是呼吸机，您老看着二选一”“戴口罩总比戴呼吸机好，躺家里总比躺ICU要强”“省小钱不戴口罩，花大钱卧床治病”。老丁还听说，本市已有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还有1200多名从武汉回来过年的人员，他住的那一

栋楼有一户已经被隔离。

待在家里，老丁想着不能出去瞅生意了，不能出去转公园了，电视也看不进去，心里郁闷，看谁都不顺眼。老伴嘟囔：“你看你那张脸，你学学；孙子孙女调皮捣乱，你也给他们讲讲故事、教教诗；孩子在街道办忙着疫情防控，媳妇在医院直接参与病人救治，你也自觉点，别四处乱跑。”老丁顶了一句：“我就这样，病毒离我远着呢。”老丁在客厅踱了几步，猛转身翻出老酒，喝了几杯。

大年初一，儿子接到通知，去街道办事处上班了。居委会的人来到小区，与物业公司的人一块儿行动，对出入人员登记、测体温。老丁感觉形势有点严重了。

儿子早上说把预订的酒席退掉，老丁不愿意，就打电话与女儿商量。女儿说：“真想给您打电话呢，这边爸妈都知道不让聚餐，赶紧退掉吧。”老丁无奈，听孩子们的吧，退掉！

大年初二，老伴儿要老丁宅在家里，他对老伴儿说：“我不像你怎能

冯氏的声音又柔软，又轻盈，飘落在奕奕耳畔，落在心头，却是每个字都沉甸甸的，很有分量，不亚于枪林弹雨。这大概也是冯氏嫁给省府前街沈宅之后，跟继女奕奕说得最多的一番话。奕奕到底是谁？显然没有足够的防备，在这一片言语的较量之中，被压得说不出话来。冯氏也没有再言语，上前几步，弯腰蹲下去，细细收拾了一地狼藉。壁炉里炭火升腾，房内燥热，两人进门之际都脱去了大衣，冯氏只穿着一件旗袍，月牙白底缀满青花，贴身得跟长在身上似的。连奕奕都不得不承认，不管从哪个方向来看冯氏，她无疑都是个美人。或许正因为这样，奕奕深植于心的恨意才分外浓郁。冯氏一手支腰直起身，长长地喘了口气，道：“一会儿你父亲要是还不回来，你还真带我去找他，还有那个什么‘小周璇’吗？”

奕奕想了想，不甘示弱道：“你要想去，我就带你去。”冯氏看了她片刻，忽地笑起来，叹道：“到底还是孩子。你记住，咱们这样的人家，那种娘孀人，不值当咱们去——就像我，你

父亲让我在双龙巷住了十年，连个姨太太都不算，你母亲她明明知道，却是绝不会去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知道。在她眼里，我又何尝不是一个婊子、贱人呢？”

冯氏说完，若无其事地冲奕奕一笑，拿起衣架上的大衣，又道：“你父亲是没口福喝一碗腊八粥了，你明天一早要上学，还是早点回家吧。”奕奕鬼使神差地走过去，接过她递来的大衣，有点麻木地套在身上，又跟着她出门。其实在接过大衣的那一刹那，她就知道了，这一次你来我往，她是彻底输了。

出得门，奕奕像是想起什么，便道：“姨娘，我娘走之前，你一直住在双龙巷吗？”冯氏点头道：“当然，那房子也是沈家产业。怎么，小姐今天想去那里？”奕奕便道：“明天一早还得听课，不然今天去双龙巷也好，学校就在隔壁，也省得再折腾。”冯氏红了脸，许是接微茹去了。老谢急赤白脸地拦住两人，说行长一会儿就回来，夫人和小小姐务必再等等。冯氏和奕奕各自看向一边，谁都没有说话，老谢急得快下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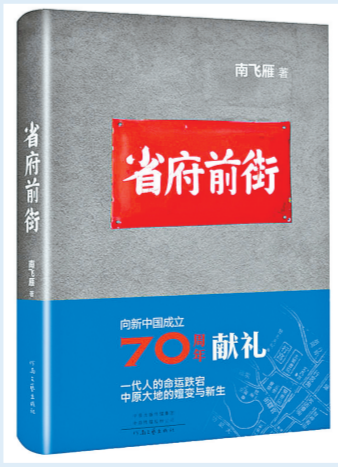
了，冯氏到底是不忍，便让他老实待着，回头跟微茹说她们去双龙巷住下了。老谢又急又窘，也不敢再拦着，赶紧安排车辆送行。其实从北土街三九四号到双龙巷的沈宅，也就一里多，步行须臾可至。奕奕趾高气扬了上去，处处挤对冯氏，不料晚上却是一败涂地，被冯氏一平话说得片甲不留，心里很不痛快，也不肯坐车，非拉着冯氏踩雪。冯氏拗不过她，只好跟她并肩出了银行大院，司机也不敢不从，隔了一丈来地，慢吞吞驾车跟在两人身后。

出得门，奕奕总是小了，路面积雪渐渐上冻，不再松软，变得硬而滑，奕奕又是满腹心事，几次差点跌倒，幸好有冯氏在一旁扶住了，才不至于狼狈。冯氏是小脚，走不得远路，深一脚浅一脚去了财政厅东街，就喘得厉害起来。奕奕忽地笑道：“姨娘歇歇，看我给姨娘跳个舞。”

南北土街当时叫共和路，算是开封城里最主要的南北大道之一，每隔三十米有路灯。黑夜，黄灯，白雪，一个少女在雪地上跳着舞，一个少妇揣着手，在一旁含笑

摔倒在地。奕奕也不起来，就坐在雪地上，两手插在雪里，仰头看着冯氏，笑了起来。冯氏也笑，一边笑一边擦着眼角的泪花。

第二天，奕奕到底没有听到盖夏姆妈讲道理。冯氏五点起来，叫奕奕起床，却怎么也叫不醒，一摸额头才发现烫如火，嘴里念叨的都是胡话，慌得赶紧叫人帮忙。可这里不是省府前街，拢共只有一个老妈子带着个小丫鬟，见夫人慌了神，这一老一小也都蒙了，老妈子一个劲画十字，小丫鬟吓得直哭。以前冯氏在这儿住时，倒是装的有电话，这两年住在省府前街了，电话就没人打过，也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根本打不出去。冯氏急得一头汗，一边收拾衣服出门，一边让老妈子打来温水，拿毛巾蘸了给奕奕擦拭。腊月里天亮得晚，五点半钟天还黑着，冯氏顾不上许多，三步并作一步，晃着小脚朝省农商银行奔去。雪早停了，路上结了冻，镜面儿似的溜滑，冯氏出门就是一股，下巴撞在地上，咬破了舌尖，血沫子顺着嘴角直流。冯氏不知道疼，也不知路上跌了多少



看着。舞是老师教的土风舞，曲子是美国民歌《快乐水手》，奕奕一边哼唱，一边跳得欢快调皮，跳到兴奋处，她解开大衣扔下，里面是黑裙白褂、黑鞋白袜，正是静宜女中学生的制服，冯氏担心她穿得单薄，忙让她停下，奕奕却笑着不听话，继续嘴里哼唱，舞步不歇，直到最后脚底一滑，结结实实地

次，只是哆嗦着踉跄前行；等她穿过双龙巷，来到共和路上，却见一路有当兵的荷枪实弹地站岗，隔不远就截着一车，还有军官坐着车来回巡视。冯氏又冷，又怕，又着急，处处躲着当兵的，挨着沿街走，冯氏终于被拦下，一个军官从车里探出身，皱眉盯着她，不等他开口，冯氏早放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从兜里掏出微茹的名片递上。军官看了一愣，再看冯氏一身雪泥，一脸血迹，打扮倒像是贵妇模样，也搞不清她到底什么身份，客客气气请她上了车，一脚油门就到了北土街三九四号。

微茹忙了一夜，刚回办公室不久，原准备眯上几个钟头，中午还要去省府，精神头得养足。蒋委员长亲临开封，开的是第一、五战区师以上军官会议，研究当前抗日军事部署；而眼下河南已经是对日作战的最前线，蒋委员长便顺道在下午接见慰劳省府要员，鼓舞诸君同心抗战。微茹执掌豫省金融之牛耳，也在要员名单之中，自是极大的恩荣。不料才躺下即被老谢吵醒。老谢话都不说囫圇了，倒也不

用他再说什么，微茹一眼看见了难民般的冯氏，吃惊得勃然变色。等问清缘由，微茹忙让人给军官士兵封了红包致谢，又赶紧打电话给南关的福音医院，请大夫护士到双龙巷给奕奕看病，再安排老石马上去南关接人。处置妥当之后，微茹方才想起冯氏，行里倒是可以洗浴更衣，但冯氏衣服都脏了，也没可换的，她又刚刚受了惊吓，只好亲自开车送她回双龙巷去，毕竟奕奕还病着，微茹也实在放心不下。

天色已经大亮，从北土街到双龙巷，一路上行人稀少，放眼看去全是当兵的。微茹开着车，短短一里多地竟被拦下两次，身份证明、通行证证明了又查。当兵的都是本省驻军，见了微茹的名头，毫不通融。微茹心里焦躁，气得差点要骂人。冯氏平生最怕拿枪的，在一旁不住地劝微茹。等车子晃悠悠到了双龙巷口，又被拦下，微茹气急，便不再理论，也不再掏什么证明，直接下了车，对领头的军官道：“找你们第二集团军军需处于处长，问问他，认识不认识一个叫沈微茹的！”